

16.11

(第二辑)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颖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临颖文史资料



HL137/05

臨
穎
文
史
資
料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封面设计：谢仁棠

封面题字：晁凌音

临颖文史资料

临颖教育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临颍风云

颍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沙北县剿匪记	杨益民 1
支援淮海大战回忆录	王纯才 25
八十寒暑话沧桑	
.....耿凤亭口述 张先皋 王洪凯整理	29

抗战史料

回忆临颍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	李子安 40
一九四四年临颍县沦陷记.....	李子安 45
抗战时期的寇子靖.....	杨益民 49
李应午石撈歼日兵.....	杨益民 57
冯玉祥将军骂汪精卫诗一首.....	李勋甫 59
八年抗战的统计数字.....	摘自《团结报》 63

近代名人

贺龙大战小商桥.....	吴凌霄 64
回忆革命先烈谷迁乔老师.....	阎理之 67
忆亡兄耀南.....	张洛蒂 70

荒年血泪

民国三十一年的大旱灾.....	阎理之 75
四三年灾期的临颍县政府.....	赵伯军 80

临颖新文学运动.....	晁凌音	8
荒村旧事		
——童年琐忆.....	张洛蒂	95

临颖县近代税收史略.....	张晓波	114
募兵 征兵 抓兵.....	阎理之	119
杜曲“四友”卷烟厂始末		
.....徐经卿口述	汤 颖整理	123
颖布、颖绸兴衰记.....	阎理之	127
漫话井家眼药——紫金锭		
.....井丙辰口述	王素娟整理	132

刘国宾事迹片断.....	刘世五	135
双庙王润秩事.....	邢国树 王宗渠	138
陈晓楼与书法.....	赵伯军	141
临颖书法家晁桐桂墨迹.....	晁凌音	143

隋石拱古桥——小商桥.....	王喜龙	144
颍城旧址初考.....	晁凌音	148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华严寺初探	杨甲申	150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153
---------------	--	-----

颍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沙北县剿匪记

杨 益 民

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豫西第五行署和军分区任命我为沙北县第三区副区长兼区中队长，县委指示我率队开辟临颍县平汉路西侧颍河两岸地区。在拉锯形势下，这个地区是极其混乱的。铁路沿线时有国民党大军往来，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散兵、特务也经常由这里过路。除此之外，反动地主也组织武装作最后的挣扎，潘子茂（排行第六都称他潘老六）有千余人盘踞小商桥，土匪头子聂德玉、牛保安有五百多人盘踞大石桥，赵云卿有三、四百人盘踞繁城镇。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三股反动武装形成鼎足之势，杜曲南北、颍河两岸，很自然地成了三股土匪争霸地带。此外，在颍河两岸还有三、四十人一伙，五、六十人一群的小股土匪，三、四人五、七人的零星散匪，处处皆有，真成了“土匪如毛”之地。大股土匪公开派粮派款，抓丁拉夫。小股零星散匪，明抢暗砸，截路贴条子。尤其贴条子象瘟神一样遍及各个村庄，这些土匪把颍河两岸的富饶地区，闹得天昏地暗，鸡犬不宁，人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剿灭土匪安定地方是人民的迫切愿望。

首战剿灭张提欣 缉拿梁赖和郑春

当时的区中队只有三十个人，三十条破枪，子弹不足，要剿灭这样多的土匪，谈何容易。我作为一个主要指挥员，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救民于水火之中，我经过反复的慎重考虑，提出了以下作战方针：1、在战术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全歼敌人；2、在战斗中要猛打猛冲，力争不给敌人以还手之机来消灭敌人；3、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壮大人民力量；4、扩大统一战线，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尽可能地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我的想法受到县、区领导的赞许。宋显民县长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他又风趣地说：“老杨很象一位老练的指挥员，祝你胜利。”他略停一下又说：“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建立两面政权。”我提出先在颍西最大村镇杜曲下手，打开局面，站稳脚根。因为杜曲远离三大股，既是他们垂涎争夺的地方，也是他们控制薄弱的地区，便于区队活动。再者杜曲是受匪害的重灾区，便于我们发动群众。我的意见得到县长的肯定。

杜曲附近，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手工业发达，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因此成了土匪抢劫掠夺的主要对象。杜曲北申安张、徐庄一带盘踞着以张提欣为首的一股土匪。这股土匪以赵云卿为靠山，明目张胆地大肆抢夺，扬言要抢杜

曲四十八家，在我们去杜曲前，已有十几家遭其抢劫，消灭这股土匪，安定杜曲，成为区中队当务之急。

农历三月上旬，区队象一把尖刀直插杜曲。首先在杜曲对岸的河董村打散了伪乡公所，又吓跑了聂德玉派往杜曲一带的抢粮队。区队扫清外围以后，毅然进入杜曲。我们在杜曲一面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向群众表明不剿灭土匪决不收兵的决心；一面深入群众了解匪情。通过一天的努力，不但掌握了张匪的活动规律，而且掌握了张匪在杜曲的内线以及股匪全部人员的名单和住址，为消灭股匪打下了有力基础。为了麻痹敌人，我们于当天晚上撤出杜曲，向西转移了。队伍向西进入旷野后，我们来了个急转弯，直插东南进驻到毛庄西北紧靠大坡边沿的独立小村——坡裴村，严密封销了这个村庄。

敌人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把区队有计划的转移视为逃跑，匪首张提欣自不量力地夸口说：“几个土八路，拿几根烧锅棍，敢来杜曲逞能，也不打听打听我老张是干什么的。今晚他走了，不走，我就收拾他。再来，我叫他有来无回。”夜郎自大的张匪又猖狂起来。我们离开杜曲的第二天，又有一家遭劫。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股土匪，我在驻坡裴的第二天，亲自化装深入杜曲调查匪情。真是冤家路窄，正逢匪首张提欣等三名土匪在杜曲活动。我发现有三个鬼鬼祟祟的人对我窥视和跟踪后，为急速甩掉尾巴，拐入黄文科医生的诊所，并直入内室。不大一会儿，这三个土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去，黄医生速出内室应付。张提欣瞪大牛眼追问：“刚才进来的人是谁？哪去啦？当医生不照料生意在里边干什

么？”黄医生神情自若地说：“刚才进来的人是买药的，我不认识，他买了药走了。我在里屋是我老婆前天生了孩子，我给她烧碗汤，这不，我手里还拿着擦碗布呢。”这时里间传出哇哇的婴儿啼哭声。土匪迟疑了一会，怒气冲冲地走了。当土匪进屋时，我拔出手枪凭门帘的遮掩已作好战斗准备。土匪走了，我松了一口气，食指慢慢地离开扳机。我走近产妇床前小声问：“嫂子，小侄儿哭这一声可是时候哇！”

“我拧他，他能不哭。”她微笑着作了愉快的解释。我连声说：“谢谢您一家对我的掩护，谢谢您，谢谢您。”

对敌情了如指掌后，一切战前工作也安排就绪。就在我化装深入杜曲了解匪情的当天夜里，队伍轻装出发了。我们离开驻地向西进入旷野，又急转东北，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术直指申安张。路上怕引起狗叫，队伍绕村走坡，三十多里的急行军累得同志们湿透了内衣。我们走到申安张后，外围班急速包围了村子，卡住对外通道。第二班由潘有新分队长率领扑入村中，把已集聚起来的十几名土匪堵进村中的小庙里，下了他们的武器。一检查其中没有匪首张提欣。匪徒们招供说刚去吕集。战士们就埋伏起来，撒网等候。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东边传来沙沙的脚步声，老潘手提匪枪迎了上去，并小声问：“谁？”对方答：“我是提欣。”话音落处人已碰面了，老潘模糊不清地看见张匪手里掂着短枪，就猛地朝张匪太阳穴上“啪”的一记耳光，打得张匪趔趄了一下，老潘趁势夺了他的枪，大喊：“不许动！”突然发生的事，使张匪摸不着头脑，就扑上去搏斗，老潘食指一动枪响了，“举起手来，再动打死你！”张匪乖乖地举手被擒。他还认为是一行伙的，嘴里嘟囔着说：“朋友。都是干这个的，何苦呢，想

“枪还不容易，说一声就行，何必来这一手呢。”老潘厉声道：“咱们不是朋友，我们是解放军。”张匪“啊”了一声，低头不语了。经我简短审问后，命老潘带张匪去吕集逮捕王法科。

王法科在吕集开了个黑店（匪店），又入了张匪的伙，有不少过往客商在他店里被劫遭难，他还强迫一个良家妇女和他结了婚，这天夜里，当他送走张提欣，准备睡觉时，张提欣二次叫门了。门开以后，进到屋里的是捆绑着的张提欣和几名威武的战士，他惊呆了，连声央求说：“朋友，朋友，咱都是一条路上的人，何苦呢。”嘴里说着，又扭头喊睡在床上的女人：“起来，起来，朋友们都来了，快点做饭。”女人好象没听见似的，一动不动。他急了，大声吼叫道：“这号女人真混蛋，喊你没听见，快起来！”那女人把侧向里的身躯慢慢地扭过来，两眼慢慢端详着托枪挺立的战士，感到与见惯了的狐群狗党不大相同，带着气愤的口气说：“这不干我的事，谁犯法谁顶，枪在门头上放着，谁想拿谁拿。”说完把被子往上一拉，蒙头哭了。老潘转身从门头取下一支八音枪，他未用过这种枪，也不知道有顶膛火，食指一动，“乒”响了，正巧打中王匪的肩头，战士们不管他疼不疼，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带的一个组也顺利完成了任务。队伍又迅速包围了徐庄，用被窝擒猪的办法逮捕了徐保华等匪首。按照名单已完成了任务，领路人又向一所小炕屋指了指，低声对我说：“徐根离。”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但相信他（是我们进村首先抓到的一名被迫参加的土匪，我要他立功赎罪）指的决不是好人。我立即用手示意寇永庆、阎法根“进”。他二人

一脚，踢开屋门，几乎同时，二人冲进屋里。在手电筒光柱中只见徐匪急抽身向床的另一头摸去，寇永庆眼疾手快，顺手抓住了枪把，徐匪抓住了枪梢，迅猛地一下把枪夺了过来。徐匪赤身跳下床来进行搏斗，我立即命令四位枪上带刺刀的战士冲进去，并大声喝道：“再动扎死他。”四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对准了徐匪的胸膛，徐匪身子不敢动了，但嘴里骂个不停，什么“不仁义，不朋友啦，是小人作的事啦”等等。我厉声道：“徐根离，放明白点，我们是解放军。”话音一落，徐根离象木鸡一样呆在那里不敢动了，嘴里哆嗦着说：“叫……叫我穿……穿上衣裳吧。”战士们催他老婆起来，检查了徐匪的衣服，徐匪一边穿衣一边说：“枕头下边还有一个梭子，还有一袋子子弹，您拿去吧。”枪转到我手里，我一看是一支二十响，大张机头，顶膛火，快机子，梭子里压得满满的，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冷气，好险啊！迟上一秒钟或者枪在他手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启明星在东方天空闪烁着，好象向我们祝贺胜利。战士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押着三十二名穷凶极恶的顽匪，扛着战利品，雄赳赳地向杜曲进发。途经杜曲，赶早集的人向队伍拍手祝贺，人群中多次发出“解放军真行啊！二十八个人逮了三十二个土匪”的交口称赞声。我们经杜曲、过朱集驻到双楼周村。上午十点钟左右，申安张、徐庄、吕集的群众约五百多人象赶大会似的，一群接一群地涌到双楼周村。这是保人的。我们把人群集中到村东头打麦场上，先由指导员寇顺安同志出面，要群众选出不得与土匪有任何亲属、亲戚、朋友、近族关系的九名代表。我在住室里接见了他们，先向他

们讲了党的政策和要剿灭土匪为民除害的决心，接着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代表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争着发言。他们说：

“区长啊，你可要为俺除害啊，逮来的都是土匪，可没一个好人啊，厉害得很啊，是土匪俺能来保吗？不来不中呀！区长啊，可要为民除害呀。”出乎意料的是保人者成了“明保暗攻”，这完全体现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也表明人民对土匪的痛恨。根据群众提供的材料以及在审讯中土匪所供认的罪恶，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将其中首恶分子张提欣、王法科、张豹、徐保华等八名，于四八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绑赴杜曲执行枪决。徐根离因有立功表现免除处死，其余土匪经教育后当场释放。

区队首战全胜，打出了军威，提高了士气，安定了民心，鼓舞了群众，实现了占领杜曲一带的愿望。这一胜利受到县领导的表扬。据宋县长说，我红星电台广播了这一战绩。随后我们在杜曲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经群众讨论选举张松灿为农会主席，王尊贤、孙永喜为村干部。三区以双楼周村为基地继续开展剿匪斗争。

梁阁村与曹庄村、双楼周村庄头相连，有个人名叫梁赖。爹娘生他一双好腿脚，人送绰号“草上飞”、“拉死驴”，是个抢劫老手。曹庄有个曹盘根，是个横行乡里的惯匪。他们与荆李村荆水才结为把兄弟，联络一伙匪徒进行抢劫，闹得双楼村一带鸡犬不宁。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

曹盘根曾被我们抓获，后又乘机逃脱，回村后兽性大发，沿街叫骂，扬言要对告发者进行报复，并放出狂言要杀村干部，闹得村里惶恐不安。一天我得知曹匪等去王曲赶会，

当时我们驻大郭附近的坡李村，距王曲十多里远，他意想不到会有人去捉拿他。他就毫无顾忌地在会上摇来摆去，结伙饮酒取乐，为他压惊庆幸。正当他们划拳行令开怀畅饮之际，缉拿小组突然堵住了店门，曹盘根、荆水才当场被捕。梁赖使出腿脚好的本事，打开后窗逃跑。战士寇天曾穷追不放。会上人多，又有独立第十团一个连在路上休息，他不敢向人多的地方跑。十团的同志们也散开队伍堵截，梁匪见势不妙，顺颍河岸南逃。他跑到桥口村东南河湾处，见那里水深，就一头扎进水里，想溺水脱逃，谁知水救不了他的命，当他从对岸露出头时，被我战士“兵”的一枪，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曹、荆二犯罪恶累累，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他于四八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被绑赴长枪王村，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为颍河两岸的群众消除了一大祸患。

四八年麦收后的一天，小叶杨村一位农民到区部诉说被贴条子的苦情，我好言安慰，并要他提高警惕，又表明了政府坚决剿灭土匪的决心，我按照条子上规定的时间、地点、暗号，派了一班人去水车梁村东田野里的刘国斌坟园打伏击。班长在坟前划了三根火柴，显示了暗号，静等土匪上钩入网。不大一会儿，先听到祁庄方向有狗咬声，接着出现两行人影由祁庄向坟园扑来，眼看匪徒快入伏击圈了，一位新参加的年轻战士，见土匪比自己人多，心中有些发慌，未等班长下达射击命令就开枪了。班长见此不得不提前下令开火。意想不到的机枪只响了一枪就卡了壳，不能连发。土匪听到枪声就连滚带爬地向来的方向跑了，这班战士因机枪出故障，也不敢追击就撤回来了。

我听完汇报大为恼火，狠狠地批评了班长和机枪手，并立即命令指导员率一个排的兵力迅速包围祁庄，挨户搜查，凡家中发现有带泥衣服（雨后地下有泥）的一律逮捕，务必把匪徒全部拿获。经过搜查，终于抓到了以郑春为首的十六名土匪。他们缴出了八支步枪，承认了罪行。根据“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教育后交村管制。区队打伏击的行动，虽未达到全部消灭土匪的目的，可也起到了威慑作用。从此，小股和零星散匪不敢大胆放肆了。

出击清凉寺 剿灭白秀生

白秀生是一个心狠手毒，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得出的土匪，家住小商桥西紧靠颍河东岸的小白庄。这个村地处临、颍交界处。白匪与其弟白秀根勾结一伙人，在巨匪潘老六的支持下，横行于坡边村、大杨村与王曲一带。他们明枪、暗砸、截路、贴条子，手段毒辣，坏事做绝。不剿灭这伙土匪，小商桥以西的群众不得安宁。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

四八年农历五月下旬，我得到可靠情报：白匪于某日夜十时在清凉寺聚集。我抓住这个机会准备一举将其全部消灭。那天下午八时左右，我亲自带领四个班的兵力，乘黑夜从双楼周村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清凉寺。不料当尖兵进入孙家村时，村中突然喊声大震，“捉活的，截住，别叫跑了。”响彻夜空的呐喊声一声连一声，一声高过一声。我

断定这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护村行动，深恐前卫班开火伤群众，就立即让队伍停下来。我向前边跑去，只见前卫班已经散开，机枪架在村口，作好了战斗准备。我蹲在机枪旁，警告说：“这是群众，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为了解除误会，我提高嗓门向群众喊话。他们人多声高，又不间断地呐喊，我使尽全力撕破喉咙也不起作用。呐喊的人群边呐喊边向村口移，三名尖兵被迫撤出了村。在夜幕中我隐约望见人群开始向村口涌。突然从人群中飞来两个东西，落在离机枪组一米来远的地方，拾起来一看是两颗手榴弹，幸而没有爆炸，否则连我在内都会被炸飞。我心急如焚，立即命机枪手把枪口抬高向天上打。哒哒哒的枪声响了，呐喊声顿时消失。我借这一刹那的时间高声喊：“我们是第三区，我是区长，听见了没有？”忽听人群中有人小声说：“唉，听着象杨区长的声音。”“听懂了没有，我是杨区长。”我又回复了一声。群众中传来了“听懂了，听懂了”的令人高兴的回答声。我立即站起来打开手灯照着我的脸和上身，边向群众走去边说：“您看看我是谁？”人群中说话的人多起来了，“真是区长，真是区长。”我走近人群用手灯光柱向人群扫视一下，见有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赤着臂膀，手提明晃晃的钢鞭象金刚一样，威风凛凛地站在人群前列，后边黑压压的人群中，刀枪棍棒林立。我哈哈笑了，“好威风啊，家看得不错。这么一来，土匪可不敢来了。”村长站出来说：“区长啊，土匪一张条子向俺庄要一百亿（伪钞），他不叫俺活了，不给他拼能行吗？”我接着说：“对”，应当组织起来。群众都起来了，土匪就没路可走，不过应当给区里打个招呼。今晚若打起来，不是自

己打自己吗？”我接着以和蔼的态度说，“刚才是扔的手榴弹哪？”这一问群众都哑口无言。我理解群众心情，不再追问了，只是说：“今晚这一误会不大紧，把土匪放跑了，大家都回去睡吧。”群众不肯散去，只闪开一条道，战士们荷枪从中穿过。（扔手榴弹的人后来听说是孙恒昌，也听说他很后悔，责备自己太冒失）。

我料定孙家庄的枪声已打草惊蛇，清凉寺的白匪会有知觉，就改变了计划，我们向木讷吕村前进，队伍在木讷吕村住了两天，明处把锋芒对准潘老六，向小商桥方向派出巡逻队，侦查组，摆出要攻打潘匪的架势，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来迷惑白匪。白匪果然中了我们的回马枪，都老实实在家装好人。第三天鸡叫三遍后，我要指导员寇顺安同志带一个排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包围小白庄，并交待了具体任务。天到八点多，不见队伍回来，我单人独骑去到小白庄。

小白庄的打麦场上坐着全村的男女老幼，指导员在开群众大会。他看见我进村，迎上来对我说，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土匪。我没有搭腔，一直向会场走去。在人群前边，我巡视着其中的青壮年，从人群中挑出十二个人，要他们坐在人群前边，让群众后退二十步坐下。我对这十二个人一个一个认真观察，后来把目光集中到中间一个人身上，我指着他问：“你是白秀根？”那人骇然失色，急忙回答：“是、是，我是白秀根。”我命他领路到他家去，他指着小场西北角的三间西屋说：“那就是我的家，恁的人还在那儿呢。”白的女人在屋门外愁眉苦脸地倚着门框站着，她看见我，就不由自主地向屋内房顶瞟了一眼，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进屋后先向白夫妇讲党的宽严政策，要他们把枪主动缴出来。可

是白妻嘴很硬，硬说：“俺是庄稼人，有锄，有镰，别说枪了，连个炮壳也没有。恁的人天不明都来了，俺这三间房子可也没有七十二个晁鬼，到处恁都搜了，搜出啥犯法东西了？……”接着她以打赌的口气说：“要是在俺家搜出枪把俺两口都崩了。”白秀根也壮着胆子说：“中，搜出来把俺都崩了。”接着他又反问一句，“要是搜不出来呢？”我冷笑一声说：“白秀根，你不要自作聪明，要硬嘴皮吓不住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清楚，你比我更清楚，你有八支步枪，一支一响，一把刀，两颗手榴弹。你主动把它交出来，政府宽大处理你，要是让我搜出来，可要按你说的办。要是搜不出来，我立即声明你是好人。”在对话中，我时刻注意白妻的表情，我发现在十多分钟内，她又向上瞟了两次。我断定顶棚上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以坚定的口气说：“我只搜一个地方，搜不出枪就放掉你，搜出来就要你的脑袋！”白匪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顽固东西，仍顶硬嘴皮想蒙混过关。我看透了机关，就不给他磨嘴了，抬腿上到他的财神桌上，伸手从横在两架梁中间棚着的五、六捆箔材上抓住了一捆枪，哗的一声掷到地上，八支步枪随着落地。白匪两口扑通跪到地上，象鸡子啄食似地磕起了响头，咧着嘴哭着乞求饶命。我厉声说：“把那四件东西拿出来！”白匪原形毕露，不得不领着战士从麦秸垛里找出那四件东西。接着我从他屋里扔出一堆包袱，还有一台织袜子机。我指着一堆包袱对白妻说：“你看那一件是你的，你拿回去，要是多拿一根线，我马上惩办你！”那女人哽咽着说，“都是抢人家的。”我们找了一辆牛车，装了满满一车赃物，我走到群众面前讲了党的政策，指着收缴的凶器和赃物，揭发了土匪的